

现实的乌托邦

文 / 黄燎原

丁世伟作为新一代的录像艺术家，他的作品「再见乌托邦」和「双簧」让我重新思考了以下几个问题：

1. 去文学化是否当代艺术的必由之路？去文学化是一个大浪，它几乎击沉了美术这条船。美术似乎脱离文学很久了，有一段时间似乎艺术界都以作品中携带文学气息为耻。
2. 去象征、去隐喻与去内核。这个问题似乎是伴随去文学化开始的，象征和隐喻通常是以某种符号的形式呈现的，无论象征、隐喻还是（甚至是）中心思想，都被认为是装饰、矫情和“耍手段”，直来直去的一语中的才是王道。
3. 中国当代艺术的去政治化。在中国第一代波普、玩世现实主义和艳俗之后，政治符号开始退场，如今，政治符号更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货色，但是，艺术一直以来也是政治，艺术如何继续挂钩政治呢？

丁世伟的作品兼有以上三种情形。

我突然想到威廉肯特里奇。

肯特里奇的动画电影是素描的运动，丁世伟的动画电影是水墨的活动；前者将一个现实的故事讲得像一个旁观者的叙述，后者将一个想像中的印象说得跟真的似的；前者编造了两个“真人”，后者在刨历史的坟；前者使用我们最熟悉的手段——比如出版、印刷、就地取材等等“一般常识”的“共知”，后者把素材圈定在集体记忆中的“自知”范围内；前者关心的是长期的种族隔离，后者则描述过去和暂时的利益集团……

丁世伟的作品还让我想到一个词：“轮回”。似乎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轮回的事情，其实轮回并非重复，轮回甚至是一种反动，你刚刚看到的恍如昨天的场景，其实早已改朝换代，朝阳不似朝阳而更像夕阳。所以，轮回又好似一个悖论，后浪顶着前浪的腰肢。

丁世伟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，他企图用政治掩盖一颗观念的心。他将自己目前的作品定调在黑白，貌似阶级斗争，其实形式主义。他作品中那些生动的“动物”和“非动物”，在一派庄严的气氛中，僵硬地重复整齐划一的动作。纪律和自觉，意志和意愿，手段和目的，集体和个体，镰刀和镰刀，斧头和斧头，现世和往生，地狱和天堂……在一个被黑白调和了的暧昧世界里，再没有一种颜色可以压倒一

切。丁世伟一直企图减少或降低政治元素在他作品中的数量和位置，但他同时又需要它们来完整自己的记忆体系和表达方式。用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政治观点是危险的，不仅在政治上危险，在学术上同样危险，所以丁世伟其实因此而成为了高危人群中的一员，这勇气可嘉。

说“乌托邦”政治，不如说它哲学，它是人类企图摆脱困境的一种精神努力。“乌托邦”是一个幻想，或者说是一种超能力，而丁世伟或许在企图一个“现实的乌托邦”。艺术家无能改变现实环境，却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头脑认知去影响未来，这是一条曲线，一段时间，丁世伟恰好在这条曲线的时间上。我觉得丁世伟的这条曲线和这段时间是往前追溯了的，往前越过了后现代、概念艺术、波普和抽象，回到了黄金般的现代主义时期，他的作品格律严谨，形象可以看出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，内核貌似荒诞，向外弥漫着诗意的潮气，千头万绪不出自同一源流，犹如被镜头固定住的一截并不存在的风景，充满神性。